

文章编号: 2096-272X(2019)02-0012-07

论“工匠精神”的时代意蕴及其培养的基本问题^{*}

南海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摘要: 每一时代的“工匠精神”都有其时代特质。以现时代“工匠精神”及其培养的基本问题为研究对象, 从多维视角解读现时代“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及其存在领域的应然拓展; 回答在职业教育中现时代“工匠精神”的独特价值及其实现的认识问题, 以及“工匠精神”培养的实践问题。

关键词: 现时代 “工匠精神”; 时代意蕴; 人才培养; 基本问题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2016年全国“两会”以后, “工匠精神”就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高频词, 社会各界都在热议和研究“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的培养也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然而, 随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及其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智能化集成与优化功能的日益增强, 使得实体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攀升, 尤其是智能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领域中的使用, 形成了广泛的以互联网与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新形态, 相应地, 也出现了在生产过程中“机器人”大量取代技术技能人员的情形。在此形势下, 如何正确理解“工匠精神”的时代意蕴? “工匠精神”在职业教育中的独特价值又是什么? 这种独特价值如何有效实现? 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成为现时代我们不可回避的必须予以科学回答的时代难题。

一、“工匠精神”的时代意蕴

“工匠精神”具有时代性, 即每一时代的“工匠精神”都有其独特的时代内涵, 无不打上其时代的烙印。“工匠精神”的时代性与生产制造模式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普及表征着一种由新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新业

态的形成, 新业态下的生产制造模式要求“工匠”具有创新的时代特质, 自然也就赋予了现时代“工匠精神”以创新的时代内涵。

(一) 新工业革命与生产制造模式的转型

为了厘清现时代“工匠精神”的真实涵义, 必须深入研究新工业革命推动下的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制造模式的变革及其特点。

1. 新工业革命本质的三维解析

所谓工业革命, 也称产业革命, 通常是指基于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转型性变革, 而转型的特征则体现为从理念到技术与劳动生产组织的结构、功能的全局性的转变。工业革命是否发生取决于技术革命是否达到了足以引发众多产品在技术与设计等方面发生普遍而深层的革命性变革, 进而连锁反应式地催生一系列新的发明、创造和产品, 乃至新的行业或生产领域。为了科学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本质, 不仅需要从工业革命本身发生的逻辑去认识, 也需要从资本运动的规律去认识, 还需要从人类制造业发展的历程去分析。

首先, 从工业革命发生的逻辑来看, 今天的新工业革命是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掌握的情况而言, 目前工业化

收稿日期: 2019-01-26

^{*} 基金项目: 2011 重庆市职业教育监测评估与师资培养协同创新中心招标重点课题“重庆市职业教育师资培训体系与模式创新研究”(2015A04); 重庆师范大学人才引进基金项目“我国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价值管理研究”(15XWB010)。

作者简介: 南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教育学原理、职业教育基本理论。

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其 ICT 承载着约 90% 的工业生产制造过程。正是由于 IT 革命,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飞跃。特别是近年来,IT 基础设施与服务越来越多地由智能网络(云计算)来提供。愈来愈小型化乃至微型化的设备与因特网相结合或相融合,从而使“无处不在的计算”成为现实。功能日益强大的自助微型计算机(嵌入式系统)越来越多地互联或与因特网以无线方式互联正在使“无处不连接”成为现实。制造业+互联网使制造业的面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光彩,互联网有机地融入制造业实体经济,使得制造业快速跨入了互联网时代。从历次生产制造模式转型的本质来看,现时代新工业革命就是由信息化制造模式向智能化制造模式的转化,其典型特征为机械化+电气化+IT+互联网。^[1]

其次,从资本运动规律来看,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化生产、供给与消费体系中,资本运动大多遵循着这样的逻辑,即都有着较强的流动性与增值性——资本的二重性,服从着资本价值增值和竞争的规律。为了实现市场上的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社会资本运动服从着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以保证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平衡。现时代,由于全球生产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导致世界各国参与生产的机遇正趋于平衡,英国《金融时报》编辑彼得·马什将该现象称之为“新工业革命”。不过,在我看来,与其说此种“平衡”是全球生产领域里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所引起的,倒不如说是资本运动的必然结果。鉴于发达国家在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新工业革命加速了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全球工业布局、产业结构以及国家间比较优势的重构。依据目前发达国家针对制造业产业链重构的情形来看,其着重点在于对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高成本国家将利用新工业革命先导技术的产业化以及通过更加灵活、更加经济的新制造装备来生产更加个性化和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2]

再次,从人类制造业发展历程来看,从少量定制化到个性化量产是人类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彼得·马什认为,人类制造业可分为五个阶段:少量定制化、少量标准化、大批量

标准化、大批量定制化、大批量个性化。马什的划分有其道理,主要理由如下:它基本符合人类制造业总的历史发展进程;合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推动下制造业发展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其实,在今天看来,马什所说的个性化量产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只有个性化量产,才真正体现出新工业革命的“革命性”之本质。该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将出现一些值得深思与研究的新的变化。正是由于“互联网+大数据”,才使个性化量产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人类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并获得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持续提升以及产品精度的不断提高,极大地降低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不仅使人们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创造了一个新的人类生存空间——赛博空间(cyberspace),并使人们能够在赛博空间与现实性空间之间进行自由的穿梭。^[3]

2. 新工业革命推动下的生产制造模式变革

任何一次工业革命最终都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最突出的标志,就是由一种较低的生产制造模式向另一种较高的生产制造模式的转型。从本质意义上说,乃是一次深刻的生产制造文化的转型。通常情况下,这一转型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大约需要经历从孕育到兴起再到成熟等几个发展阶段,其主导产业的技术发展路线是一个由探索、确立、拓展、成熟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演进过程。^[4]

从历史上几次大的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逻辑来看,工业革命是在新技术革命、新能源革命和新通信革命的合力推动下逐渐发生、发展和实现的,并对原有的生产技术、组织方式、市场需求、商业模式、生产要素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由于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使“无处不在的计算”和“无处不连接”成为现实。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相比,新工业革命将以科技化、全球化、互联化、数字化、绿色化、定制化等

综合特征出现,表现为生产制造的技术高端化、制造智能化、产品个性化、生产全球化、全程绿色化。

以工业 4.0 为发端的新工业革命已进入主流轨道。早在 2013 年,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就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了“德国工业 4.0”概念,旨在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准、建立智慧工厂,整合商业与价值流程中客户与商业伙伴之间的资源。2015 年 3 月 5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概念,确立了我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发展方针。

与工业 4.0 并行的是技术交叉融合正在形成新工业革命的生产制造文化。在现时代,系统生物学与系统生物工程的迅猛发展促使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医药技术等的高度渗透、交叉与融合,引发了生产材料、制造工艺、绿色能源技术等重大关联技术的融合突破。这些融合突破及其结果都从不同的侧面助推了一系列新的生产制造模式的产生、成熟、稳定与巩固,在此基础上,相应的新的生产制造文化就会应运而生。系统的新的生产制造文化一旦形成并逐渐稳定巩固下来之后,由新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新的生产制造文化就完成了对原有的生产制造文化的辩证否定——转型的任务。

(二) 现时代“工匠精神”的新意蕴

生产制造业的“工匠”们面临着空前艰巨而复杂的挑战,对“工匠”们的职业素质和技术技能都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互联网与人工智能使所有的社会生产、服务、消费与管理领域连为一体,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应该赋予“工匠精神”以新的涵义。

现时代“工匠精神”的时代意蕴究竟是什么?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匠,木工也;工,巧饰也。”《韩非子·定法》说“夫匠者,手巧也。”也就是说,“匠”最早始于木工,后泛指手巧之人。清代魏源曾经说过“技进乎艺,艺进乎道。”就是说,一个人的技艺达到一定的境界,就会转化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艺术再继续熟稔精进,就会升华至“道”的境界。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工匠”并不等同

于传统意义上的“工匠”,而是指在现时代中那些不仅具有精湛技艺技能而且具有创新精神和对真、善、美进行不懈追求的“工匠”,他们是现时代“工匠”中的优秀代表和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代表,引领着时代产业发展的风范。^[5]

现时代的“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传统意义的工匠群体,而且作为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过程中所推崇的时代“精神”,完全有理由推及到任何一种行业或职业群体。现时代的“工匠精神”不只是存在于制造业,而且也存在服务业和管理领域,因为在广义上管理也是一种服务,是一种高水平和高要求的服务。现时代的“工匠精神”不只是物质生产领域需要,精神生产领域同样需要。应该把“工匠精神”的培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工匠精神”在职业教育中的特有价值

现时代,“工匠精神”培养在职业教育中有着极其独特的价值。“工匠精神”的真正获得需要真实的职场条件、职场实践与相关主体的协同培养。真实的职场条件与职场实践就成为“工匠精神”培养的必要条件。

(一)“工匠精神”:指引社会生产与服务的永恒的“普照的光”

现时代,随着新工业革命的持续深入发展,机器人正在快速取代人类几千年以来所从事的手工劳动。可以预言,将来总有一天,机器人可以取代一切人类“手艺”类的劳动或工作。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面对机器人取代工匠的现实与未来呢?其实,既无需担心,也不必惧怕,更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工匠是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工匠精神”更是指引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生产与服务的“普照的光”。^[6]

尽管工匠的劳动或工作可以被机器人取代,但“工匠精神”却是人类追求和创造精美的生活、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进步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的存在既是任何超级器物或神器所不可超越或取代的,也是人类决不允许被超越或代替的原因之一。

(二)“工匠精神”: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

“工匠精神”所蕴涵的不仅仅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价值追求品格或理念,也不仅仅是

追求卓越的教育和训练的内容，而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所升华出来的最具有价值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在教育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必须是蕴涵“工匠精神”培养的教育，培养“工匠精神”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职业教育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过程中贯彻“工匠精神”的培养有着特殊的教育价值与意义。

实践表明，我们今天提及“工匠精神”，不仅仅意味着对传统工匠技艺的留恋回首，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培养与塑造理想职业人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还是对从事任何职业或工作的道德与良知的时代呼唤。

（三）“工匠精神”：职业教育文化转型中的“红线”

新工业革命的兴起必然引起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的全面转型，而这种转型又必然要求与产业有着天然联系并为产业转型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的职业教育的转型。职业教育转型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转型。在文化的本来意义上，任何职业教育的转型都属于文化转型的范畴，这种转型的动力源于生产制造模式的转型。职业教育转型要求职业教育必须进行文化转型，而“工匠精神”的培养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价值引领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培养“工匠精神”对于职业教育有着特殊的价值，这种特殊价值表现在其无可替代性。

为了实现职业教育的顺利和成功转型，有必要从新工业革命的内在要求出发来对职业教育转型的本质进行科学的认识与全面的把握。今天，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更主要的是科技概念、经济概念、政治和社会发展概念。今天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智能化社会的常态化特征。

基于文化理念来看，一种生产制造模式就是一种文化体系，就是一种被一定人们认可的相对稳定的关于生产制造的知识、技术、经验体系。该体系深刻地影响、改造和生产着人们的价值观、信仰、知识、技术、技能、制度、习俗、礼仪、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并且存在于该生产制造模式下的生产制造过程、产品流通过程和消费服务过程，各种

各样“物质性”的存在也都无不折射出该文化体系的光彩。“工匠精神”属于生产制造文化中理念文化的内核部分，职业教育的转型能否顺利和成功，不仅取决于我们对现时代“工匠精神”应有的科学内涵的认识程度，而且取决于我们培养“工匠精神”实践的水平，在职业教育中必须用“工匠精神”实施“工匠精神”的培养工作。

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科技革命是推动工业革命的原动力，正是科技革命使工业领域产生一次又一次的大变革，其外在表现形态就是生产制造模式的转型。不同的生产制造模式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职业技术技能型人才。

从生产制造模式来看，新工业革命是由信息化制造模式向智能化制造模式的转化，其特点为机械化+电气化+IT+互联网。这样的转化或转型要求职业教育培养的职业人才应具备创新品质、开拓精神和开发新产品的能力。培养这样的人才需要有与之适应的系统的职业教育文化，这样的职业教育文化相对于以往的职业教育文化就是一次文化的转型。

当人们真正认识了新工业革命及其内在要求之后，就会在职业教育的理念、培养目标、培养课程、培养模式等方面做出主动的适应性转型，而这样的转型在最高的意义上统统属于文化层面的东西。

我们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应把“工匠精神”的培养作为贯穿转型始终的一条“红线”，凸显“工匠精神”培养在职业教育过程中的特殊价值——人才培养的价值引领作用，使“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

三、职业教育中实现“工匠精神”价值的认识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对“工匠精神”持续深入的认识与精心培养。我们完全有理由做出如下判断：在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中，“工匠精神”的培养有着无可替代的引领价值。职业教育在有效实现“工匠精神”的引领价值方面，需要解决如下四个方面的认识问题。

（一）确立基于战略思维的对“工匠精神”的科学认识

这就需要我们具有全球视野和从战略高度认识“工匠精神”，要把“工匠精神”的认识同国

家意识、民族意识、时代意识和政治意识有机结合起来,把“工匠精神”作为培养现代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内容。

(二) 认识现代职业教育的二重性: 教育属性与产业属性

在现时代,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都应既具有教育属性同时又具有产业属性。前者比较容易理解,后者是说职业教育本身也是产业的一部分,这是由职业教育与行业产业发展所具有的天然联系所决定的。我们不应仅仅把职业教育看作是服务产业发展的“支撑者”,也要将职业教育本身视为现代行业产业发展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现时代,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要有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应牢固树立强大的制造业强国需要强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强大的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强大的职业教育文化,强大的职业教育文化中理念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工匠精神”。

(三) 巩固“工匠精神”传承与培养的基础: 行业企业实践制度

现代学徒制是现代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有效制度。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中提出,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完善支持政策,推进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完善支持政策,推进校企一体化育人。教育部等六部委发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指出,有条件的企业试行职业院校和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学徒制。

为了推行该制度,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启动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该意见指出,逐步建立起政府引导、行业参与、社会支持、企业和职业院校双主体育人的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教育部还下发了《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2014〕2号),分别从地区、行业协会、高职与中职学校相继遴选了首批165家试点单位。后续第二批、第三批分别遴选了203家和194家试点单位。

毫无疑问,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同承担着“工匠精神”培养的重任。为此,要积极探究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因为现代学徒制能

够更好地让学生接受和学习传统工艺技术,领略职业教育文化,领悟“工匠精神”的真谛。现代学徒制不仅仅注重师傅对徒弟的言传身教,更重视在师傅传授技术、技能、技艺的“道”的过程中有效融入“工匠精神”的思想,真正做到使“工匠精神”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注重由技术操作层面升华到精神领域层面,使技术操作群体皈依于对产品精雕细琢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植入“工匠精神”培养指标,在课程体系中融入“工匠精神”要素,这种方式将经验技能和培养岗位能力的企业生产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做中教、做中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四) 改造我们的职业教育文化: 要“工匠精神”,更要“工匠文化”

在“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中国传统文化里,我们缺失的是社会弘扬“工匠精神”的文化。社会没有建立支撑“工匠精神”的文化体系,也就失却了培养“工匠精神”的有效载体。^[7]

目前,一些职业院校也在强调培养学生的工匠意识,期望学生拥有卓越的工匠品质,养成良好的工匠行为习惯。但由于学校本身技术技能底蕴十分薄弱,教学情境与实际职业岗位有着较大的差距,教学理念、实训设备、技术水平不能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相当多的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尚缺乏“工匠精神”,在行业企业实习和生产实践的经验积累严重不足,向学生灌输“工匠精神”的意识淡漠,传授“工匠精神”实在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在实现“工匠精神”在职业院校的特殊价值过程中,这些问题都必须得到彻底的解决。

四、职业教育中培养“工匠精神”的实践问题

鉴于“工匠精神”的培养是一项国家战略层面的系统工程,因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与不断努力。就目前职业教育的情况看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工匠精神”培养过程中价值相关者主体(尤其是行业企业主体)严重缺位,价值相关者主体的参与度与职能发挥的空间相对有限。我国职业教育在“工匠精神”培养过程中严重缺乏价值相关者主体之间的有效协同,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课程中缺乏“工匠精神”的内容与实践。为了主动适应新技术革命、信息时代、

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发展的需要，作为为现代生产制造与服务业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与一线管理人才的现代职业教育，应在更加广阔的领域与更加深入的层面与科学技术密切融合。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不仅应该主动适应科技革命与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需要，将科学技术与新工业革命的素养与知识作为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要素，而且应该将现时代“工匠精神”的培养贯穿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过程的始终。针对上述情况，亟需探索一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适性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工匠精神”培养模式。

（一）基于价值相关者主体的“工匠精神”协同培养模式

关于培养模式，需要指出的是，一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不仅仅由于它具有区别于已有模式之内在的规定性，而且由于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其价值被一定主体所认可而在一定范围内被人们普遍接受并付诸实施。否则，这种“模式”至多只能称之为一种培养行为。简而言之，一种模式的成立条件既有其质的规定性又有其量的规定性，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工匠精神”培养的核心问题始终是由谁培养（培养主体）、以何培养（培养课程）和如何培养（培养方式）的问题。在特定的文化圈中，一定有与该文化相适应的培养模式。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在“工匠精神”培养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在大量的“工匠精神”培养模式的探索中，探索者所关心和追求的最高问题始终是：哪些培养模式对于职业教育培养“工匠精神”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从职业教育与“工匠精神”关系的本来意义上来说，这种最有效的培养模式应该属于协同培养模式。

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是政府引导、行业企业参与，依托校企深度合作兼顾系统理论学习和岗位实践训练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它体现了学校教育与企业岗位培训协同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实现产教的深度融合。其核心是校企双主体育人，学习者具有学生与学徒的双重身份，实现岗位培养和在岗成才。可以肯定，这种学徒制与“工匠精神”的培养具有机制上的高度相通性，现代学徒制的有效开展为职业院校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创造了必要而

充分的有利条件。在全社会普遍重视职业教育和弘扬“工匠精神”的背景下，这种协同培养的机构主体主要有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培养要实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的有效协同：一是“工匠精神”培养理念协同；二是“工匠精神”培养目标协同；三是“工匠精神”培养课程协同；四是“工匠精神”培养经验协同；五是“工匠精神”特色活动协同；六是“工匠精神”培养制度协同。

（二）基于实训基地价值管理的“工匠精神”培养模式

由于职业教育文化与行业企业文化的长期相对分离，导致了我国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方面的严重障碍。为了克服这种障碍，建立跨越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实训基地就显得非常必要。经过长期的国家与地方的财政投入与部分行业企业的投入，现阶段几乎所有职业院校的实训基地都具备了基本的实习实训条件，能够满足学生实习实训的要求。但由于管理水平不高，导致了实训基地功能与价值发挥的严重不足，造成了实习实训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亟需对现有的实习实训基地试行价值管理。

所谓价值管理（Value-based Management, VBM），是指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价值增长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管理模式（汤姆·科普兰等，2003）。目前，从功能角度来划分，我国职业院校现有的实习实训基地大致可以划分为教学型、生产型、教学生产型、生产教学型四类。从技术技能人才与“工匠精神”培养的实效性出发，有必要对现有的实习实训基地进行功能性的改造，即主要向教学生产型与生产教学型转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满足技术技能人才与“工匠精神”培养的需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的价值也才能够真正得以挖掘与发挥。

诚然，“工匠精神”的培养仅仅依靠实训基地是远远不够的，但这是基于中国职业教育目前实际的一种选择。现在看来，这种选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长期的。我们不妨把这种基于实训基地的“工匠精神”培养模式称之为一种过渡。“工匠精神”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该过程不仅仅表现在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期间，更主要表现在毕业之后的职业生涯里。

实践表明，让职业院校学生在真实的行业

企业实习实训中体验和领悟“工匠精神”是实施“工匠精神”培养的一条有效途径，行业企业实践是“工匠精神”培养与传承的现实基础。“工匠精神”不是教师在学校的课堂里仅用口头或书面语阐释就能让学生掌握的，这种精神只有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与职业实践中才能内化为学生的职业素质，要强化学生在校中实训、企业中实习的挂职锻炼，要深入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到企业里去实习，在真实的职业情境中与真正“工匠”的职业互动中切身感受企业文化，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由此看来，职业院校的专业课教师、实习实训指导教师与行业企业的实习实训指导师的“工匠精神”及其实际言传身教的能力就显得非常关键了。

五、结语

“工匠精神”是职业人最核心的灵魂。如果在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中没有“工匠精

神”，那么其课程和教学就难以有机融入“极致”和“完美”。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要实现真正的校企一体化的“融合”，而不只是停留在“合作”的水平上。在行动上，因为新工业革命最显著的特征是智能化，智能化的生产系统需要的是高度复合的专业技术技能人才，这就需要对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课程与培养模式进行重大的变革。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贯穿于职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新工业革命理念下培养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文化体系。

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需要大力弘扬和培养工匠精神。“中国制造”“中国智造”“中国创造”都需要众多的“大国工匠”来实现，而“大国工匠”是用大国“工匠精神”武装起来的卓越工匠。

参考文献

- [1][2][3] 南海 郭建芳:论中国“双师型”教师概念的创新——基于新工业革命的研究视角[J].当代继续教育, 2016(6):70-74.
- [4] 南海.新工业革命视域下的职业教育转型[N].中国教育报(职教版) 2016-08-30(8).
- [5] 南海.新时代“工匠精神”要强调创新[N].中国教育报(职教版) 2017-12-05(9).
- [6] 王友洛.普照的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J].学习论坛 2010(10):74-80.
- [7] 刘志彪.中国社会缺乏鼓励工匠精神的文化[EB/OL][2016-05-09].http://theory.gmw.cn/2016-05/09/content_20016178.htm.

On the Times Implic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and Its Basic Problems of Cultivation

NAN Hai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craftsman spirit of each era contains its special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This study takes the “craftsman spirit” and the basic problems of its cultivation in the current era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explains the era connotations of “craftsman spirit” and the reasonable expansion of its existing fields, and solves the special value of “craftsman spirit” and the cognitive problems about its realiz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Key words: the current era; “craftsman spirit”; implication of times; talent cultivation; basic problems